

儿时读奇幻文学,总想跟随故事的主人公一同穿越时空,可要开启神奇世界的大门并不容易。我总不能为饱一己私欲,就祈祷一场龙卷风把房子卷走;对数字毫无概念的我怕要错过九又四分之三站台;生长在城市,根本分不清兔子洞和爬虫鼠蚁的窝。对我而言,唯有《纳尼亚传奇》提供了一项可行的方案:走进衣柜。谁家没有衣柜呢?

神奇衣柜

钱佳楠

我家的衣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婚房的标配,上海话叫“大橱”,木质的大高个,从正面看分为三个长条,中间是穿衣镜,左右是对称的两扇柜门,经过时间的淘洗,今天看起来真土啊。

这个衣柜挂满了母亲的大衣,我虽然没有钻进去过,但可以理解文学中对衣柜的美好想象。小时候和表哥表姐玩藏娃娃,我总把娃娃藏到衣柜里。抽屉、书橱一览无余;床底下积灰,怕弄脏娃娃,唯有衣柜;幽深得宛如一座丛林,娃娃一进去,会像小红帽一样自己摸去外婆家。

来加州后租的第二间公寓,位于一座建造于百多年前的维多利亚建筑的顶楼。整幢房子三层楼,全是木结构,像个时不时要咳嗽几声的老者。衣帽间也相当古朴,藏在卧室的一隅,实木的移门往两边一推,现出一个深闺,可容一人进入。我忽然明白,为什么英美小说里敏感内向的小孩都喜欢躲进衣柜,衣柜就好比家里的树屋,可以满足和安放自己的想象。

波兰作家,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写过一篇题为《衣柜》的短篇小说。这对夫妻买来一只旧衣柜,摆进家里之后,衣柜开始“祈祷”,会请求“守护、保卫我的灵魂和身体”。逐渐的,这只衣柜就演变为巨大的“能量坑”,“我”和丈夫需要力量的时候就去汲取,现实世界很残酷,这样的时期很多。到了末尾,两人索性住到了衣柜里,家里落满灰尘。

小说的结局更近于恐怖的都市传奇,仿佛在呼应《纳尼亚传奇》的提醒:只有孩子才能穿过衣柜,进入神奇世界。成年人只有到死的时候,方有这个机会。

不难想象,在更多拍给成年观众的电影里,衣柜是恐怖的密闭空间。瑞典导演大卫·F·桑德伯格和妻子洛塔·洛斯滕拍了一系列惊悚短片,把各种寻常的现代家装变作鬼魅的居所,其中自然少不了衣柜。起先,衣柜里只有一个衣架,当洛塔关上柜门再打开时,衣架变成了两个,而后是四个。洛塔把家里的骷髅娃娃放进去,娃娃的数量也依次扩充。正当观众心里喊着“快放现金进去”的时候,洛塔竟然把丈夫唆使进衣柜……不管是观众心里对金钱的渴望,还是洛塔把丈夫关进衣柜的行为,都在暗示,短片最重要的惊悚元素,在于人性的贪婪,尤见于成年人。英语俚语有“衣柜里的骷髅”一说,意思是见不得人的秘密,我最初学到这个词,就觉得它意指成年人,小孩子会把最宝贝的东西放进衣柜,只有成人才会把脏兮兮的骷髅藏进去。

去年开始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独居,极度缺乏安全感,不仅给房门加锁,还总把衣柜的门敞开,看到里面啥也没有,才觉得踏实。

这种时候,会觉得自己真是老了,童年想从衣柜进入冰雪世界的人,而今虽然改不了胡思乱想,却怕衣柜闹鬼。或许,自己真正失掉的是童年的好奇和共情。忘了是哪位脱口秀演员说的,如果跑到小公寓作怪,这个鬼也怪凄惨的。以此类推,如果老躲在衣柜里,这个鬼或许很羞涩。真的,倘若你翻开描绘衣柜里怪兽的童书,多数时候,这个怪物和你一样无助,一样渴望同伴。你的衣柜除了衣服,还藏了什么呢?

《戏文名师》这本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去年出版的,书里提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的九位名师:李健吾、余上沅、顾仲彝、赵铭彝、魏照风、陈古虞、陈汝衡、陈耘和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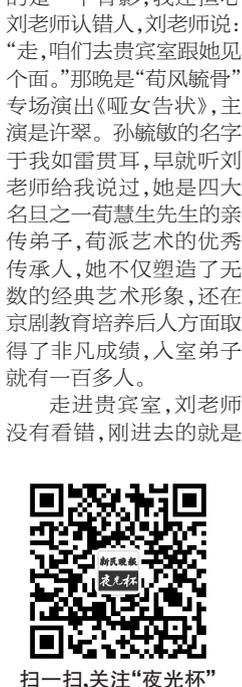
1964年我考入上戏戏文系读书,就听说系里有好多位戏剧界的前辈。一天,在校园里看到一位先生,衣服穿得笔挺,走起路腰板直直的,戴了副金丝边眼镜,一看就是有修养、有学问的淘洗,今天看起来真土啊。

2000年末,我在写《悲情陆小曼》时,发现1928年徐志摩和陆小曼合作写的剧本《卞昆冈》排练时,请求余上沅当导演。为此,我翻阅了有关余上沅的材料,才真正了解了他的戏剧生涯。

孙毓敏老师今年3月因为家中一次意外失火去世,令人悲痛不已。

一次刘心武老师带我去长安大戏院看戏,离开演还有一段时间,我们在剧院的二层连廊,边散步边欣赏廊墙的图片,不知不觉走到了贵宾室附近,只见一个轻盈的身影进了贵宾室,刘老师脱口而出:“孙毓敏!”我陪在刘老师身边,仅仅看到的是一个背影,我还担心刘老师认错人,刘老师说:“走,咱们去贵宾室跟她见个面。”那晚是“荀风毓骨”专场演出《哑女告状》,主演是许翠。孙毓敏的名字于我如雷贯耳,早就听刘老师给我说过,她是四大名旦之一荀慧生先生的亲传弟子,荀派艺术的优秀传承人,她不仅塑造了无数的经典艺术形象,还在京剧教育培养后人方面取得了非凡成绩,入室弟子就有一百多人。

走进贵宾室,刘老师没有看错,刚进去的就是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的戏剧生涯。余上沅先生读书时,成绩一直名列前茅,1919年开始,结识了早期共产党人,如恽代英、陈独秀等,也认识了文学界、戏剧界的学者。如胡适、徐志摩、叶公超、梁实秋、熊佛西、李健吾等一大批人,他曾赴美留学。原来父亲要他学政治,不料余先生却选了戏剧,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学戏剧?他回答:“因为我爱我……越和她亲近,越觉得她全部的美、生气、灵魂都聚集而涌现在脸庞之上、眉目之间。其神妙之处,竟把世上的美都会而贯通在这里面了。”我想等我有空时,也许会为他写一篇文章。

我知道陈汝衡先生是位知识渊博的老先生,看过他写的《说唐》,英文特别好。课余时间,我们与他讲英文,他操着苏北口音的英文,逗得大伙捧腹大笑。

下午聊了很久,我在旁听中学到很多知识,如荀派的手势(不多用兰花指而巧用食指)、荀派的唱腔(下滑上挑都讲究甜润)、荀派的身段(转身回眸俏丽妩媚)……虽然荀派的传统剧目已经很丰富,但孙毓敏还积极从别的剧种移植可发扬荀派特色的剧目,刘老师盛赞她移植过来的《痴梦》,说她其实《一代贤后》自己也比较满意,刘老师说再开锣一定带我去观看。

孙毓敏在《霍小玉》等剧目中,台上挥毫,绘画、书法,丰富了刻画角色的手段,增添了观赏趣味。我好奇她这样一位表演艺术家怎么能写字能画画还练出一手好字,以前都是听刘老师给我讲她的故事,那天是她亲自给我讲:“我写字,还有画画和书法,都是出于真心爱好,我出书都是自费,印出来送给一些感兴趣的朋友。”翻看孙毓敏随笔集锦中印出的一幅幅书法,毫不阴柔做作,刚劲有力龙凤飞舞,我知道早年孙毓敏就赠给过刘老师以及师母墨宝,不禁自言自语:“真棒,我能不能求一幅字呀……”没想到坐在一旁和刘老师聊天的她听到了这句话,爽快地跟我说:“好啊,你

孙毓敏赠我墨宝

焦金木

通热烈交谈。原来刘老师和孙毓敏很早就认识,是以前的邻居,也是很好的朋友。

在他们的交谈当中,我得知他们已有二十年没见了,老朋友相见互留了新的地址和电话,刘老把我介绍给她:“这是我的助理焦金木。”我虽然是第一次见孙毓敏,但刘老师给我讲过她的很多故事,也在电视上领略过她的风采。那天终于见到真人,很高兴,很激动,忙道:“孙老师好!”孙毓敏望着我对刘老师说:“这您的新助理呀,很好,一看就很干练。”当时他们有很多话要聊,因演出在即,我们便匆匆告别离开了贵宾室。孙毓敏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说话声音洪亮,热情,率直。

一周后孙毓敏来电话说来看望刘老师,约好时间,第二天的下午来到刘老师家,我接待沏茶倒水……她给刘老师带来了几本她自己写的书,还特意送了我一本,那天

师恩重如山

——读《戏文名师》有感

丁言昭

陈古虞先生说着一口京片子,会唱戏曲。给他他班上课时讲到《春香闹产堂》,讲着讲着就演了起来,嘴里念着锣鼓点子,伸手一个兰花指,脚踏小碎步,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表演得极到位,把学生都看呆了。要知道陈古虞先生是位北方汉子,长得魁梧高大,我想他一定下过苦功夫才练成的。给我们上课时讲他家里的趣事。有一回,他太太搜他的私房钱,他不讲,就罚他跪在地上,他还是不讲,太太要打他,他只好讲了,同学们听了,都哈哈大笑。我觉得这个老师太有趣了,别看他长得又高又大,原来是个怕老婆的人。魏照风是系主任,其女儿魏怡比我高一班。魏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头发,三七开,每天梳得油光光的,走路

很稳,从不东张西望。我猜想,他一定是做什么事情都很稳健,不会出差错。我从来没和他说过话,对他敬而远之。

没进学院之前,我就看过陈耘老师《年青的一代》的剧本,还几次上剧场看过演出。上学后,看到陈耘老师,大吃一惊,原来他那么年轻,起先以为作者是个老头呢。

赵铭彝老师于1930年发起成立“剧联”,1932年任书记,我和父亲曾去采访过他,受益匪浅。陈多老师是中国戏曲研究领域、戏剧教育界的著名学者,写过多本关于戏曲研究的书。书中收了师哥、师姐、师弟、师妹的很多回忆文章,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热爱、怀念,正如当过上戏领导的何添发老师在《序·铭记与承接》中所说:这些名师“第一是爱校如家……第二爱生如子……第三爱艺术如生命。”《戏文名师》近五十万字,捧在手中沉甸甸的,犹如师恩重如山的感受。

而且带了她给我题写的墨宝,并且已经装裱成卷轴。我双手接过,卷轴上题写着丰满润泽的“福寿”,上款“焦金木先生及家人嘱正”,落款“孙毓敏八十一书二零二零年春”。这让我感动万分。我无意的一句话,不敢奢求的事,孙老师竟然这么上心、用心、费心,刘老师说:“孙毓敏老师对你真好,她是真性情,这样的大师名人可不多了。”

本来刘老师还约定要请孙老师和她老伴老洪(也是刘老师老朋友)聚餐,因疫情一再推迟,没想到突然传来噩耗。葬礼上许翠在哭泣中一句“我没有师傅了”,把人们对孙毓敏遽然仙去的痛惜推向至深。在我居所,每当望见挂在墙上的孙毓敏老师墨宝,我就在心里说:愿人间多些这样平易近人、予人温暖的名人!

七夕会

三弟的游泳时间总要比妹妹长很多。有意思的是,每当他游了两个多小时后,邻家阿婆总归会对面河喊道:“阿弟呀,可以上来!”有时候,阿婆还会向我们下班回来的父母“告状”——她是怕孩子游累了会被河水冲走呀。热心善良的阿婆,她喊了好几个夏天。

潮涨潮落几十载,那条小河依然日复一日地流淌着,而当年在河里游泳的我们,都已垂垂老矣。

每每重返老家,我无不怀着绵绵乡愁驻足于那座饱经沧桑的石桥,久久凝视眼前这条曾经见证过我们游泳、跳水的小河。只是妈妈、爸爸和邻家阿婆都已先后作古——真是好想他们呀!

悠游时光

(水墨画)

李守白作



老家枫泾古镇没有建造过游泳池。但家门口那条清澈的小河就是我们天然的“游泳池”。虽说冬季它会干涸,有时甚至一步就能跨过河底残存的水流,但当夏天来临,“游泳池”内的清水便会猛涨。因此,每到暮春时节,我就盼着夏天能早早地到来。

夏天一到,便会放暑假。暑假里,只要不下大雨,每天下午我就和大大小弟弟以及邻家小伙伴互相催促着来到河边。先是用双手捧起河水拍打胸部,让身体适应水温,随后就一个个蹿入河中。恰如一群“浪里白条”争先恐后你追我赶,河面上泛起阵阵浪花。

我们都是“爬式”学起的,慢慢地也学会了不算标准的自由泳、仰泳等。当水位很高时,胆大的几个还会站在石桥上学跳水:俯冲、入水、潜水、出水,大致是一条倒转的抛物线。有人把握不好角度,身体就像一块铁板平压下去,瞬间就与水面发生猛烈碰撞。我们称之为“吃大饼”,严重时还会震伤内脏。

本人也跳过几次,好在没“吃大饼”。不过,在学游泳之初,我曾遭遇过两次险情。一次是“狗爬”一阵后,站在靠近河滩的浅水中歇歇气。突然,右脚底一阵剧痛,抬起一看,已是鲜血直流,原来是被碎碗片划出了一条口子。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,我用手指紧压伤口,一拐一歪地回到家。此后

约一个月,我被剥夺了夏天游泳的资格。

潮涨潮落里的乡愁

浦兴祖

第二次险情更要紧了。彼时,河面上常有农船驶过,为了避免由此掀起的水波冲击,我们会提前游到河滩边。但也有疏忽的时候。那天,大伙游过一个桥洞,便接近了两条河流的交汇处,这里水深流急。我还在奋力向交汇处游去,突然发现一艘农船正从右侧驶来,好大的波涛涌起,我的头部瞬间被淹没,整个身子迅速下沉,自己感到已完全失去了自控力——大祸临头!此刻,正巧游过我身旁的

一个小伙伴见状,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往上提。我的脸顺势浮出水面后,便大口大口地呼吸。与此同时,四肢竭力恢复游泳的动作。这才得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。

多少个夏天已经过去,我却始终未忘这惊悚的一幕。当时虽没有看清是谁伸来了援手,但在我的心中,他就是个值得致敬的无名英雄。

两次险情并没有冲淡我游泳的兴致——从小学直到初中。后来去松江念高中后,每年暑假回来天天须完成一大堆作业包括课外阅读,我的游泳时间就难以保障了。而此时,小学上的三弟和妹妹正好“接班”。他俩同样把学游泳视为“暑假中最大的乐趣”,而每次,